

### 辦公室車站／

辦公室裡靜悄悄，每個人堅守自己的位子，在三面隔板（Partition）之間，為了工作和不為人知的理由。

一早，打卡後，開電腦，世界迎面打招呼且跨出螢幕坐下來陪我。有時我會打破沉默問世界幾句：「喝口水嗎？上廁所嗎？待會兒午餐吃什麼？」大多時候我們各做各的事，世界鎮日做的事只是用食指撥著地球自轉、推著地球公轉，像小孩獨自在玩耍。

隔板之間，堆積很多東西，有趣無趣、有形無形、夢與非夢，我和同事各安居其中，做一些該或不該的事。

傍晚六點，我按下辦公桌底下的開關，三面隔板之間出現一道向下的電扶梯，我揹起棕色帆布背包，直接搭電扶梯下班。

座位，即是車站。其他人下班的動作跟我一樣。辦公室在下班時刻變成車站大廳，也會有女聲廣播：「各位旅客，搭電扶梯時，請注意您腳下的深淵，我們即將前往地獄。」

### 去做些風吹過的事／

蘆葦和夕照坐在湖邊會議，寒鴉們默默做事，孤舟打橫寂靜，蟲鳴唧唧是業務，鳥蹤沒有結論，但始終消逝在牠們信仰的方向。今天一條荒徑隨緣深入我，直達胸襟斷崖，景觀豁然——是啊春天就要有草莽的姿態，去去，去做些風吹過的事、去做些曠野的事，該你的，恰巧是你該成為的。即便世界是錯的，我們也學一朵小花笑笑的。

### 跟骨頭講話／

想畫靜物。我請骨頭站在世界的對面。

因為光線的緣故，我再請骨頭擺個動作。

「都一把老骨頭了，搔首弄姿會很嚇人耶。」

骨頭一臉蒼白，渾身關節發出酸苦的聲音。

「請你邪一點。」我對骨頭說。

「斜一點？沒問題。」

「請你狠一點。」

「橫一點？沒問題。」

「我想你聽不懂我的意思……還是請你穿上肌膚吧，表情真的很重要。」

「可否不要？」

「我堅持。」

「好……」骨頭無奈地把肌膚一片一片穿上，肌膚同時冒出該有的毛髮。

「好面熟啊。」

「就說不要穿麼。」

「啊，這……不就是我！——我的骨、我的髮、我的膚，我的死相。」

### 寂寞股份有限公司／

寂寞股份有限公司嚴格說來是一家工作室，只有一個門市座落在綠蔭扶疏的社區內，近四十年的老房子內部重新整修，外表像一般公寓民宅，門口有一個很小的木頭招牌嵌進老牆，寫著小小的瘦瘦的「寂寞」兩個字。

「老闆，我買紅色魚蝶型 NO.7 那種寂寞。」

「夜用還是日用？」

「夜用，下班後跟客戶吃飯唱 K 那種。」

「午夜一點以前結束？」

「可能通宵。」

「那土耳其藍螺旋心型 NO.8-3 比較合適喔，用聽的擦的口服的？或者注射、貼片、植入？」老闆很流暢地詢問。

「口服。十二小時效期的。」

「好哦稍待，寂寞來囉～～」老闆利索地遞上。

寂寞常跟情緒鏈結，有一種哀傷、徘徊的味道，過往人們把它視為缺乏活力的東西，故經常想要排遣寂寞。然而現在，寂寞被證實具有療效，幫助人們思考、平靜和創意。

寂寞股份有限公司研究發現，寂寞是正能量，寂寞是黑中之黑的化學元素，它會代謝情緒且激發出肉眼不可視的微光。

在講究規格化與速度感的時代，該公司堅持純手工和個性化的製程。「寂寞產業」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，人們以寂寞擊壤，而舞而歌，透過吟哦的聲波傳遞訊息，與神溝通，最早的詩歌於焉成形。

寂寞有時以液態如釀酒的工法，有時以固態像製作硬質乳酪的程序，有時以氣態像香味的採集，有時透過特調而產生帶有純美詩意的絲綢觸覺，有時用煎熬的古老手藝而產生如同極光流動的聽覺。

有關聽覺方面，寂寞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也開發 APP 軟體，以付費點數方式，成為產品的主力，透過手機下載寂寞，寂寞從聽覺進入腦內、再進入心的某個空洞位置。其他液態、固態、氣態的寂寞仍然與店面或宅配合作，產品項種類繁多，有塗抹的、口服的、注射的、貼片的、植入的方式。

該公司也開設寂寞的課程，報名極踴躍，庶幾秒殺，講師是幾個資深寂寞的男女。

「寂寞為何成為消費主力？打敗快樂、歡笑、孤獨、悲傷、嫉妒、仇恨……等等各種產品。」

「荷爾蒙和基因正在進化，人們漸漸不再渴望性與陪伴，兩個人在一起不保證快樂，分手後的寂寞才是隨喜的開始。人們歡聚時往往更懷念一個人寂寞，寂

寞才能安頓自己，寂寞才能感覺存在，寂寞時的蒼涼與心痛具有滋養靈魂的功效。」  
寂寞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業務拓展領域，甚至朝向宇宙，提供無邊的寂寞。

### 養一箱喜馬拉雅空氣／

好不容易攜一箱喜馬拉雅山脈的空氣，回到台北。

我在客廳清出一個魚缸給空氣住，並加以密閉，平常我餵它岩石、針葉林、冰雪、陽光、暴風雨。

深夜我靜靜欣賞喜馬拉雅空氣飄來飄去，我指著空氣說：「我覺得你很像鬼，但又不像，為什麼你總有一股難以形容的幽藍冷峻傲氣……」。

我躺在床上有時會聽見登山者濁重的呼吸、枝柯滴水聲、動物交談聲，甚至偶然一次聽見斷崖雪崩轟隆隆，震動整間房子。

還有一次我在喜馬拉雅空氣中隱約看見雪女，這位山神的女兒出現時魚缸內就飄起大雪，她透明到與白雪融為一體。她出現的地方一下子在印度、一下子又大挪移到尼泊爾或不丹——這些地方是喜馬拉雅山脈主要橫跨的國度，雪女的出現，總伴隨梵音繚繞魚缸。

某日清晨，我發現魚缸結霜，將玻璃凍出裂痕，我用手指描畫那三條紋路，赫然發現「這不就是源頭的印度河、恆河及雅魯藏布江嗎？」我問空氣：「你想家了是嗎？」……客廳靜悄悄，甚至過於沉悶，我踱過去開窗，吱嘎一推，哇台北的窗外竟然雪天雪地，不對不對，此刻窗外應該是不丹，因為一隻神聖的白羚羊牛與我對望，在不丹，羚羊牛是國獸，被稱作「塔金」，其頭似馬、角若鹿、蹄如牛、尾像驢，跟我一樣四不像。

魚缸裡的喜馬拉雅山脈空氣，撐開三道裂痕，飄出來在我臉頰吻別，脣瓣一觸，瞬間我就變成圓滾滾的雪人了。